



大地文学

卷二十二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六月，献给土地的诗..... | 大卫等 |
| 一路花生..... | 安庆 |
| 南极日记..... | 陈虹 |
| 603寝室失窃事件..... | 安勇 |
| 大寨畅想..... | 赵凡 |
| 田野上的信天游..... | 张庆豫 |



海洋出版社

大地文学

(卷二十二)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
海洋出版社

2014年6月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文学. 第22卷 /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,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. -- 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027-8884-1

I. ①大… II. ①中… ②中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3864 号

责任编辑: 鹿 源

责任印刷: 赵麟苏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: 100081

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0

字数: 230 千字 定价: 25.00 元

发行部: 62132549 邮购部: 68038093 总编室: 62114335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大地文学(卷二十二)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陈国栋

主 编：李约汉

执行主编：徐 峙

副 主 编：刘扬正

编 辑：周 洵 叶东明 王 希 王诒卿

刘将成 陈琼枝

目 录

头题阅读

- 一路花生(中篇小说).....安 庆(1)

诗行大地

- 6月,献给土地的诗.....(23)

大地之上 大 卫/长江颂歌 方 刚
黄河口畅想曲 费 勇/爱(外一首) 张常美
小兴安岭 汪 洋/青藏高原 马 行
风吹麦子(外一首) 韩永忠/一把锄头 赵汉成
六岸村(外一首) 徐徐言之/粮食中国,土地中国 张常春
故乡的泥土,嘴角的泥点 包玉平
没被修整过的土地(外一首) 马云飞
泪光中的故乡比梦还轻 池新可
允许美,允许爱,允许迷途 盘妙彬/山的光芒 范宗胜
海洋,我亲密的朋友 赵长在/聆听土地 杨 徽
天鹅洲麋鹿保护区 杨章池/乡土情 张建华
从泥土到尘埃 王志彦/草木时代 李庆华
葵花的颜色 刘断英/湖边草丛中的野鸟蛋 南 飞
孙家湾 孙海涛/从杏开始 孙圣国/雾与霾 丑 乙
雨后,我的沅江 楚 云/用一只背篓运载春秋 程 川
在异乡卖草莓 蒋康政/背靠大地 刘宏伟
写在利州 母绍华/我用一朵桃花喊你小名 玮 子
读恩施大峡谷风景 胡礼忠

深度纪实

- 南极日记(节选).....陈 虹(41)

小说麦田

- 603 寝室失窃事件(短篇小说).....安 勇(55)

和解(短篇小说)	刘乐艺(65)
没地儿死(短篇小说)	芨芨草(73)
爱情出世(短篇小说)	江 丽(77)
红炮线 绿炮线(小小说)	刘江龙(83)
惊蛰(小小说)	赵长春(85)

随笔天下

西域记	周良宗(88)
身体里的弹弓	杨永康(95)
大寨畅想	赵 凡(99)
苏州往事	成铁军(104)
田野六章	李哲强(108)
远去的大杂院	鲁胜利(114)
我的生命之旅	尹 艳(116)
野蔬淡淡香	张海峰(120)
那眼老井	杨 跻(123)

剧本看台

农民代表	川 原(12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评论言说

田野上的信天游	
——《月满乡心》中的“印象”瞬间	张庆豫(150)



安 庆 本名司玉亮,中国作协会员,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。小说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转载,短篇小说两次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,收入多种选本。

一 路 花 生

一

李月季挑着花生担子走出瓦塘南街,天上的一层厚云破开了。李月季仰着头,穿过云层的阳光扎着眼睛,他把头低下去,抓紧了扁担向老塘的路上走。

这副担子李月季已经挑了三年,三年的光阴李月季被叫成了李花生。时光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呼,还有一个人的骨骼,一个人的性格,一个人的嗓子和沉默。十里八村对他的花生都有些依赖了,看见他或者他的担子走过来,老远的,村里的老人孩子都会喊,李花生,把你的担子挑过来呀。然后,就听见咯咯蹦蹦一阵响,脚边落下一片花生的壳,再被一阵风吹乱或者吹到一个角落。乡村的风俗就是这样,你在乡村做生意不能怕尝,哪怕尝过了把生意抬高了几分都无所谓,要的是一种气场一种人缘一种随和,除非你是卖铁器卖猪娃卖生食的,只能听听当啷啷的响声看一看货色。李月季呢,也是大方惯了的一个,走到聚人的地方,手一拽蒙花生的布,掀开了,白中透着金黄的炒花生亮在眼前,一个紧挨一个拥挤在柳筐里,勾引着大家的胃口。大手小手往花生里伸,或大指头小指头去筐里捏,一边说着尝尝、尝尝,一边夸着今天的成色。尝过就不好意思不买了,一块、两块、三毛、五毛地买上了。李月季忙乎着挪动小秤盘儿,那些块儿八毛的钱在他眼前晃一下塞进兜里,有时候不用挪窝半挑子花生就下去了。到了李月季变成李花生的这一年,李月季几乎不用秤了,秤盘儿差不多成了摆设,随便一抓,都不差上下。也没有人计较,计较什么呢?李花生的爽快大家是知道的,尤其遇到哪个村有红白喜事或者逢庙会上唱戏,一捧一把的,谈笑间两筐炒花生处理完了。

人们常常和李月季说他的父亲,说这花生的味道还是你父亲的手艺,还是那种纯香味儿,又脆又香;你得的是传家宝,你年轻,有灵性,炒花生也嫩了些,你父亲差不多50岁才开始卖花生吧,再往前是不允许的。

往住这个时候,李月季托着扁担,任凭谁家的小孩儿去他的担子里抓一把。他站着,少年的光阴像云一样流过:吧嗒吧嗒地往家跑,这是他的记忆,院子里站着大哥、二哥、三哥,还有姐姐;姐姐和哥哥都在等他,他最小,他吧嗒吧嗒地回来,家里的碗筷响起来,他不回来,一家人都在等全家的这个小儿。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,他看见了大哥、二哥、三哥的胡子,天真地说,你们等等我嘛,你们怎么能长胡子呢?他摸大哥的胡子,胡子扎了他的手,他赶忙缩回。大哥伸手也摸他的下巴,扭着他的头笑,意思是你胡子的小嫩芽儿都在这儿藏着,有一天也会拱出来。大哥不会说话,在他最初知道大哥不会说话的。那天他去问妈,你怎么不让大哥说话呢?你打他了是不是?妈摇头。他的个子蹿过了二哥,他又问妈,妈,你怎么不让二哥长个儿呀?妈又摇头。对,还有三哥,在他上初二的那一年三哥已经去一个裁缝铺里啪嗒啪嗒学裁缝了。

李月季的父亲叫李富贵,要说李家的花生成为一个品牌,是李富贵的功劳。在他的记忆里,父亲每天就是炒花生,卖花生。村里人也都记得李富贵每天早早地挑着花生担子,脚步啪嗒啪嗒地走出瓦塘南街,在十里八村的街巷里摇晃着,花生噢——瓦塘南街的炒花生噢——来点我老李的花生噢——李富贵除了吆喝他的炒花生是不大说话的,花生担子不出村不开口,好像一出村花生担子就被风吹得轻起来,他心里也只剩下了花生。

李富贵走得最远的地方是老屯镇。那个地方似乎走顺了,也是方圆最热闹发达的集镇。那天,李富贵赶了一个大集,从老屯镇回来他筐里装了两头雪白雪白的猪娃,毛直得一根根竖着,在猪娃身上长成密密麻麻的小森林。月季的母亲问他怎么一下子买了两头,李富贵擦把汗,说买一头我怎么挑?小猪娃在筐里叽叽哇哇地叫,小眼睛瞪着瞅着李家人,后来小猪娃在李家慢慢地长成了大猪;大猪卖了,李富贵会再挑回来两头小猪娃。李月季每天看父亲装筐,手一举放到肩上,又一举挪到另一个肩头,真是熟能生巧,一个挑子像把戏一样。李富贵走到人多的地方,就把扁担搁在身后的一个墙头,或者找一个墙上有檩子的地方把扁担的一头挂上去,扁担摇颤几下稳下来,他专心致志地等顾客。后来李月季的动作和父亲如出一辙,只是个子比李富贵明显高出了一截,一米七五左右。这要感谢母亲,是母亲的遗传,在他们弟兄4个中只有二哥不折不扣地继承了父亲的身高。身高成为一家人心中的障碍,这是后话。

李月季每天晚上看父亲和母亲忙碌着,在厨房的一个大地锅里炒花生,远远听着像一层细雨哗哗地打在帆布上。红彤彤的火把锅屁股烧得通红,父亲的两手在锅里忙碌,香味溢到院子里又飘过大街。瓦塘南街的人闻着香味,说这李富贵炒花生炒出诀窍来了,香得抓胃!父亲每天起得很早,在挑花生担子出去前似乎有很多要干的事,打扫院子,看看猪圈,给牲口添草,看东边的天际慢慢地泛出了橙色,吱呀一声把门推开,挑起担子走了。

父亲没有回家是一个雪天。雪先从远处扯起一张大幔,再慢慢压下来,把满地盖上一层厚厚的白。那天黄昏,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在柳塘村外找到了李富贵,李富贵像一只狗一样蜷在雪窝里,拳头捂着肚子,差不多快奄奄一息了。后来,就一直躺在床上,花生挑子冷落地搁在角落里,生了蛛网,大地锅的火断了。村里的几个孩娃儿握着胖嘟嘟的小手站在他家门口,

吐着稚嫩的奶腔,你们家怎么不炒花生了?

那一年,还在城里上高二的李月季决定回家挑起父亲的担子。家里的局势越来越清晰:大哥哑,二哥残,三哥热衷于裁缝,整天坐到织布机上哧哧地织布。回来了,他就这样慢慢地成了后来的李花生。

二

这一年麦季,李月季第一次真正面对满野的庄稼,他站在麦地里瞅着黄澄澄的麦穗,骄阳炙烤着大地,天空澄净得只有阳光和几缕白云。他有些迷茫,从今以后这就是自己的生活了,这就是古往今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;大学梦就这样破灭,一个月前他还踌躇满志,想着再过两个月就升入高三了,高三里再冲刺一年也许会跨过那个坎儿,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乡下小孩儿,他可以昂首挺胸说,我考上大学了,要去过另一种生活。那种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虽然还不清楚,但终归和乡村的千篇一律不一样,那里有洋楼、汽车、图书馆、满街的车流、明亮的街道,有情侣散步的公园……村里人会说,月季,你这孩子行,做了咱瓦塘的状元。可事情往往会有意外,让你措手不及、让你难料的事情就这样急慌慌来了,由不得你。他曾经有过委屈有过畏怯有过违逆不想就范。一个夜晚,他把头拱在土里,屁股朝天拱了很久,最后吹一口气,像小时候吹杏核一样,把憋在肚里的委屈往外吹,一次次吹,吹,满嘴沾泥地吹;最后,终于一仰头站起来,再仰起头,朝天上吹,吹——忽然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下,说,土地爷,我开始吧!

父亲走了。葬完父亲,他站在麦田里,麦苗儿快过膝了,在无边的旷野,埋下的人只有在亲人的目光里才是存在的。他穿一身白孝,在坟地前扭过身看见了含泪的大哥和站在路边等他的二哥、三哥。大哥拉住他的手,脸上的肌肉抽搐,心里的千言万语无法表达,即使哭也哭不出悲天嚎地。大哥又一次跪下,头抵着地,撕裂的直嗓冲出来,尘土飞起。他拉起大哥,扑进大哥怀里,有一句话冲出来,大哥,我不走了,我会照顾你,大哥……

大哥是听得懂的。

他想起一天夜里走出学校的大门,他要看一看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,看看城市的霓虹、城市的人流、城市的夜色,闻闻城市的气息。他沿着大街,在城市的深夜里散步,在越过一个十字路口后,看见一条河,彩色的灯光在水中波动,河成了彩河。他想起村外的沧河,那是一条季节河,暑期时的白浪,秋冬时的细流。那不紧不慢的流淌中有一股韧性。他常常坐在河边看流水,闭上眼听水流的声音。他没有听到这条河的声音,原来城市的河只有颜色,河在城市里它寂寞吗?他离开河,走到大礼堂前,宽大雄伟的大礼堂是文城的影院,影院前是文城最大的广场。广场上很多做小生意和漫步的人,广场的灯塔上有七八盏高高的霓虹灯,把城市照得明亮。他仰着头,心里叫喊,瓦塘南街的十字路口什么时候会有一盏这样的灯啊?后来,他沿着莲花湖走,每一朵莲花在夜色中都踱上了一层金黄、一层微红、一层淡蓝;莲花里有灯的颜色、水的颜色,水面上映着莲花。走过马市街,走过学府街,走过老城街,走过秀才胡同,走过南门,一直走到太阳从地平线的一端升起,乳白的天际映上一层淡黄又映出一片金光。

那个时候,他的梦是复杂的、彷徨的、忐忑不安的、无所适从的、充满向往和憧憬的、疼痛的。直到下决心离开学校前,他又在文城的大街独自度过一个夜晚。他问自己,真要把半个梦留在这里吗?那夜,他在一段老城墙上坐到太阳出来晒热了头皮。

他拨拉开面前的麦子,对自己说,融入吧!他弯下腰,又对自己说,融入吧!有什么不适应的?你根本就没有走出土地,一直都在村子里,自己就是一根麦苗、一根草、一根乡间的芦苇,那就先从土地开始吧!

三

他挑起了担子。其实就是两个大荆条篮子,篮子里是炒熟的花生,还有一杆小秤,小秤上吊了个小簸箕,代替秤盘儿。他在瓦塘、牛塘、城堡、老屯镇的路上走着,挑子在他的肩头摇晃,炒花生的馨香从篮子里溢出来,一缕一缕在空中弥漫,诱惑着人的胃口。是母亲教他开始炒花生的,精选过花生放在箩筐里,母亲提前把调料备好,搁在锅台边的一个墙柜里。二哥拉着风匣,大哥站在门口供应柴禾,不断地递过花生或盛花生的小筐,生花生不断地倒进锅里。母亲按部就班地往锅里放着佐料,倒进花生,不停地挥动着铲子,那味道在翻动中出来了。几次之后,李月季开始动手,他渐渐地掌握了火候,佐料还是母亲配的。每次炒了一泡儿花生,他马上拿过去让母亲尝让母亲看成色,母亲嚼着,脸上渐渐露出笑来。李月季又抓了花生让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尝。这时候,母亲在念一个谜语:坑坑洼洼大肚子,里边两个胖小子。

花生就这样又热卖了。李月季把担子真正地挑了起来,父亲搁置了将近一年的担子又挑到路上,挑到了十里八乡。还是那一副荆条篮子,但李月季分明多出几分精神、几分豪壮、几分利索。最初的时候,人们见了他都说,这是李富贵的担子,我们认得。他们吃着,好,好,还是李富贵的味道,好吃。李月季不会忌讳众人对父亲的赞美,他们其实是在夸自己。

那天在槐塘,他刚放下担子,一个跛腿的女人走过来,手里拉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。女人递过来发皱的两元纸币。

都称吗?嫂子?

女人点头。

哗啦哗啦地响。

记得我吗?女人忽然问。

他抬起头,女人拍了拍腿。

你,牛塘……

对!

他慌忙把一包花生递过去,两块钱夹进花生里。

不行!

跛腿女人坚决地把钱给他。

我知道你大哥还放羊。

我不是其他意思,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还是有点营生,每次回牛塘都能看见你大哥,他还守着河滩。告诉他,换个地方吧!

李月季的手里抓着扁担。

照顾好你大哥。

李月季把扁担抓得更紧，他又抓了一把花生往孩子怀里塞。

女人拖开孩子。

多为他操点心。

女人拉着孩子离开。

他握着扁担，讪讪地望着女人。

一路上，他在想那个女人，曾经和大哥一起在这岸边放过羊的女人。大哥救过女人。女人救她的羊掉进了河里，是大哥把她救上来，把她背上岸又背到家。

四

大哥出事了。一个大雾天，大哥把李三枝强奸了。问题是李月季根本不信，大哥不会。是第三次去才终于见到大哥的，他有点大步流星，警察和带他过去的的朋友都被摺在身后。窗口与窗口之间的冬青坚挺地泛出一点绿意，和大哥无关的窗口、从窗口挤出的目光都在一瞥间过去了。他匆匆地找着大哥，手里提着一袋沉甸甸的食品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包炒花生、两个蒸红薯，这是大哥最喜欢吃的东西。他想象着大哥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手有些抖，另一只手托住食品。朋友紧走几步拖住他，警察伸出抓着钥匙的手挡住他，说，你等着。

大哥胡子拉碴，让李月季差一点哭出声来，如果不是那么多射来的目光，不是朋友狠狠地捏他，他差不多要控制不住了。他下意识地捂住嘴，使劲把要憋出来的声音捂回去，捂到肋骨的下头，鼻子一阵发酸，一股眼泪还是抵挡不住地拱出来，有一口闷气冲破了指缝。他抬起头，呼出一口长气，尽量地平静，小腹蠕动几下才好像舒展了些。但依然有一股气往上漫，漫过肺、胃、食管，又有泪道子憋出来，头低下，泪道子落到地上，脚下一片潮气。他终于抬起头看着大哥。大哥的肩膀分明抖动了几下，眼神蓦然亮了几分。大哥！他还是情不自禁喊了一声，虽然明知道大哥根本听不见他的叫声。但大哥的嘴巴动了，胡子碴儿像被风吹动的乱草，大哥看见了他的喊声，这是他和大哥多年的默契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交流着。他小时候委屈时，大哥也是凭着他的眼神，他张开嘴巴匆匆地跑过来，拉住他甚至抱起他。再往后，他突然卡壳了，他就那样站着，嘴还张着，有一阵风儿从他的嘴巴下掠过。陪他的人催他，他还是说不出话。朋友不知道他和大哥的交流方式，他现在需要镇定，然后调整眼神，稳定情绪，再用和大哥默契的方式交流。他终于让自己镇定了，先对大哥做了个握手的动作，慢慢把手朝上，把拳头朝鼻凹处举，再举。意思是说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他又朝胸口挥了挥手，大哥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明白，我懂，心里想着你的，现在我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了，放心！这就是和大哥的交流，每一次遇到疑问遇到需要安慰交流的内容，大哥投来征询的目光时，他就这样告诉大哥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没事，都会过去的。真的，大哥。他把大拇指和食指顶在一起，然后两个指尖弯下去，弯成一个心的图形。

他这才把东西递过去，他知道有了这样的交流大哥才会有食欲。炒花生，蒸红薯，牛肉，两瓶绿茶。他先把绿茶递过去，顺手把盖子拧开。看见大哥一双粗糙的手，他的胸口又一阵悸

动。大哥的嘴撇了撇,发黄发灰的牙露出来,双手接过食品,忍了几忍,头还是埋了起来,剃短的头发窝在胸口,像草窝里的刺猬。

不像以往,这一次交流失去了矜持。大哥现在是一个强奸犯,那个被强奸的寡妇叫李三枝。事情出在一个凌晨,下霜了,路边草棱上结上了霜刺,小麻雀掠过结霜的草樱。大哥每天凌晨去看圈里的羊,打扫院里的落叶,再掇到羊圈里,然后去街上遛一圈儿,有时候他的直嗓子会喊上几声。李三枝那天凌晨睡得很死,像吃了催眠药的猪,直到身上有呼呼哧哧的喘气才被吓醒。被子捂住了她的头,一个蛮力的男人在她身上奔跑,她要窒息了,只隐隐约约感到一种眩晕,身体被凶猛地撞击。后来,她裹着被子冲出院子在晨夕里抱住了大哥。那天清晨,李月季听见了吵闹声,接着瓦塘南街响起警笛,李三枝指证了大哥,大哥进去了。

留在村里的是一窝没有散尽的薄雾。

第一次看大哥是扛着铺盖卷来的。

他扛着厚厚的包裹走在文城的大街,小心翼翼地打听拘留所的位置,言语中透着一层愧疚、一种耻辱。冰冷的马路从他的脚板下发出冷脆的响声,汗从包裹夹缝里流下来,黏在脖子上,耳根后、手腕上都湿漉漉的。十字路口有一个卖热狗的老人,他走过去问路。扛一包东西,打个车吧,孩子,不贵,三轮车三块钱就到了。他不情愿,他想摸一摸这条路怎样走,这个城市的街他不陌生,毕竟一个自己的县城。他说,师傅,你告诉我,我就是想看看这一条路。你是给亲人送被子?是!你是说你的亲人冤?老人站着,直直地看他,好像李月季不是来问路,而是找他唠话的。他点点头。老人叹口气,指路给他,一边絮叨,什么时候没有冤案,有几个不冤的,哪个朝代没有冤的?谁都有冤的可能。在他转身时,老人在身后补一句,那就找个好律师试试。又独自絮叨,冤枉多了,不是谁都能把个儿翻过来。李月季没扭头,一辆三轮车在他身边停下,他用力地做了个拒绝的动作。李月季终于找到了拘留所的大门。门两边有一片很荒凉的草,干草卷着树叶,风吹动树叶在草窝里滚动。再往远处,有一片芦苇,在冷风里摇曳。

他站在马路对面,之前他没有想到会进一趟拘留所,做梦都没有想过。有一刹那,他的眼模糊起来,甚至包裹搁在地上,思维停顿地看着拘留所,一只老鼠从墙上窜过,摇动墙上的枯草。他一鼓气,夹起包裹去推拘留所的大门。

没有见到大哥,只把铺盖卷留下了。他有些失望,磨磨蹭蹭地不想走,说,我大哥叫李月林,是个哑巴,你们别把东西送错了。他反反复复地求腰有点驼的警察,民警说得很明白了他还在求,说,我大哥是个哑巴,我们还能通气吗?

这是规矩,现在不行。警察说。

李月季想到了汪家宽。认识他是在一年前,是李月季在十里八村被叫成李花生之后。也就是说他卖花生的量越来越大,他开始成包成包地进花生,每一次要买那种籽大饱满的花生,在汪家宽这儿都可以买到。汪家宽经营很多和吃有关的:大豆、大米、黑豆、绿豆、小米、白面……每次来市场,他远远看见李月季就会大声地喊他过去。小李,小李,月季,来来来,看看我专门给你留的花生,就在你嫂子屁股后头,你去看看,再不来就留不住了。

很顺利地找到汪老板,说了哥的事。汪家宽背着手听完,夯了几下头,似乎是记忆的磁带卡壳了,要敲打敲打再转起来。头夯到第四下生意来了。招呼过生意老板又夯几下头,拽拽耳朵,好像在听磁带是不是转动,身子一挺,说,有了。

汪家宽找的是检察院的一个副科长。在门口等了半天,那人慢腾腾地从楼上下来,说已

经联系好了，你们去吧，有规矩，一般办理审讯的过程不让人见。李月季在心里说，规矩个屁，我哥又不会说话。科长说，今天正好是老洪值班，我知道这个案件，一个哑巴强奸了一个寡妇，两个苦命人。李月季说，是我哥，他冤。科长打断，你怎么敢断定是冤？哑巴，哑巴也是人，也会想女人的是不是？李月季还想争辩，花生老板拉住李月季，进出一个笑容，说，那我们去了，有什么不顺再和你联系。就这样他今天见到了大哥。

五

李三枝的娘家是莲花屯的。

李月季一连去了莲花屯几天，他要见李三枝，为大哥讨个说法，他还是觉得大哥冤。那天早晨的时间不对，他无数次地回忆过程，像个漫长又十分简单的梦，那个早晨的事儿有些蹊跷。李月季去莲花屯挑着花生担子，他挑花生是想通过这花生听到关于李三枝的消息。他在路上对自己说，一定要见到李三枝。李三枝出事后就不在瓦塘了，甚至不在莲花屯，李月季感到有些微妙。一个哑巴，每天喜欢早起，喜欢在路上散步，可这和他的强奸似乎不能联系起来。大雾的凌晨李三枝裹着被子抱住的是大哥，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？

李月季找到了李三枝的家，大门紧闭，对联被风扯成了绺儿在门楣上晃。李月季敲门时听见了狗吠，叫得很凶，从门缝里看是一只大黄狗，有几次李月季想着闯进去都因为狗退却了。夯过几次门后，李三枝的嫂子露了头，李月季认识，李三枝娘家人都吃过他的炒花生，都和李月季熟。可是出了这事儿，李三枝的嫂子陌生起来，一脸怒气，说，李花生，你不好好卖你的花生你干什么，难道我们还冤枉了你家哑巴？李月季说，让我见一见李三枝，我想见一见她，如果我哥真冤了，漏网的是真正的坏人。李三枝的嫂子“啪”地把大门关上，又打开，说，三枝不在家，出了这档子事她有什么脸还回娘家。女人拍拍狗，狗又吠起来。

李月季开始蹲点，风飕飕地刮过来，刀子一样拉人，树枝上的霜缕不断打下来。半夜的时候，李月季挑着担子回瓦塘南街，第二天早早地他又过来，或许因为有风，莲花屯家家户户的门都关紧了，街上很静，李月季握着扁担从胡同这头挑到胡同另一头。隔着门李三枝娘家的狗又在狂叫，像是听出了他的脚步声。李月季回到瓦塘南街找了屠户张冬青，张冬青以前杀猪，这几年把杀猪改成杀狗，家里的杀猪锅成了杀狗锅，原来家里堆满猪毛，现在挂满了狗皮，狗皮上爬满了苍蝇，他冬天睡觉脊梁下铺的都是狗皮做的褥子。李月季到了张冬青家先是闻到一股腥臭，狗皮狗肉狗粪夹杂出来的气味。李月季看见了一双狗眼，打了个冷噤，没有听见狗叫声，据说狗进了张冬青家都会打颤，胆都破了。张冬青家养过一条大狗，有一年狗自个儿跑了，跑到另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。张冬青找过去，那狗跪下来求他，他就把狗留下了，从此发誓绝对不杀自家养过的狗。李月季手里拎着几包炒花生嗅嗅，终于喊出来，嘴一张那些复杂的气味就钻进他的鼻腔，又像一条小虫一样痒痒地钻出来，整个肺里都一片腥气。李月季终于听见了哈欠声，从一扇门里闪出一张没有睡醒的脸。张冬青一手扶门，一手拽着大衣。李月季走到张冬青眼前，说，张冬青，你在睡觉啊？张冬青好像才看见李月季，说，李月季，你找我干啥？

李月季说，我来买你的狗肉吃。

张冬青说，李月季，我知道你一家都不吃狗肉，但我们一家都吃炒花生。

李月季说,我是真买狗肉的。

张冬青说,李月季,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我数过,咱瓦塘南街就你家没有吃过我的狗肉,我的账本翻烂了都没有你的名字,所以我们现在也少吃你家的花生了。

李月季才想起手里的炒花生,李月季说,我是真的来买狗肉的,不是说笑话,我现在真没有那个心思,张冬青,我们现在郑重其事地说。李月季的神色严肃起来。

张冬青往别处扭扭脖子。李月季,你知道我为啥瞧不起你?你明知道我不杀狗了,你才来我家买狗肉。

李月季有些急,张冬青,你真的不杀了?你为啥不杀狗了?

张冬青说,反正我不杀了,我不想说什么理由。张冬青弯腰摸出一把刀,刀上的血锈干了,红不红紫不紫的。李月季心里沉重起来,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石头。

可是,李月季说,我想求你去杀一条狗,我出个价你肯不肯。

谁?不是杀人吧?

张冬青,我请你去把李三枝她娘家的狗杀了。

六

李月季去了西川的一家煤矿。

李月季还是挑着担子去的,只不过那个挑子第一次上火车,又坐了汽车,才又被李月季挑起来,晃悠悠地走进一座山的背后。后来,在山的背后看见了几座煤山,整个矿区都是煤炭和煤石,远远地李月季闻见一种煤的腥味。

李三枝的男人是死在煤矿的。李月季打听到李三枝可能又来了煤矿,她每年都过来哭几次,有时坐在矿长的办公室,有时坐在高高的煤山上,有时坐在进矿的路上,搂着一双长腿,高一声低一声哭得很像个样子。李月季在矿区里走着,有很多车,拉着满满的一车煤出来,拐过矿区蜿蜒的路,上了矿外的大路。拉煤车一辆连一辆,上了大路有一个小树林,司机们下来检查轮胎,把盖煤的大篷扯好,对着树林撒一泡尿。树叶飘上一层煤粉,风吹动树叶,煤粉洒到路上,地上的霜被煤粉染黑了。

李月季打听李三枝,终于有人说知道是一个出事矿工的老婆,还有几个女的,每年都过来哭,一次几次,每年来矿上哭成了她们的习惯。有人给李月季指指说,有几个女人,包括李三枝,每次都坐到那个最高的煤矸山上哭,哭得呜呜哇哇很伤心,然后去哭矿长,像一群伤心的鸟儿,弄得整个矿区悲悲戚戚,乌烟瘴气。这些女人哭的时候各自喊着丈夫的名字,她们不但哭,还在矿上焚烧纸钱,她们说丈夫的魂在这儿丢的,不能让丈夫在另一个世界受穷。哭过了她们找矿长,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求矿长再给帮助,李三枝也每年过来。李月季听着,仿佛听到了一群妇女苍凉的哭声。李月季在矿工的指引下找到了矿长,他说了情况,说我是来找李三枝的。矿长说,李三枝来过,不过来这儿哭了一场就走了,好像比往常多了一些心思,她说想在矿上找个活儿干,说哪怕再死在矿上也心甘情愿。她这种话我们是不愿听的,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呢?我们承认矿工是高风险工种,可我们是一点儿也不想有事情发生的。矿长说,李三枝不会留在矿上,她每年都这样,哭过了就离开。

李月季登上那座煤矸山,风不断地掀起脚下的煤粉,往他的脖子里灌,迷他的眼,他脚下不断有煤矸石滑动,骨碌碌地滑到有碍障的地方。李月季登到顶峰,坐在山尖上,忽然也有了哭的冲动,就哭了,哭得稀里哗啦。后来,他在煤山尖上找坐过的痕迹,终于找到了,认准那就是李三枝坐过的地方。他擦干眼泪,从兜里掏出一把炒花生,放好,对着矿区说,李三枝来过,我知道,说,老哥。这一声是喊给李三枝丈夫的。这把炒花生留给你尝尝吧。说完,把花生放好,挺起身,老哥,你托个梦给李三枝,我哥是冤的,让她回家,我要见她。他站起时,脚下生出一股小旋风,一圈圈地旋,把那把花生旋走了。

七

李月季被叫到公安局。在一间屋子里,是一个监控室,屋里坐着几个人,在等待审讯。一个警察挨着他坐下,说,李月季,一会儿你看你哥的手势,你懂你哥,和我们搞个配合。李月季不说话,他急切地想见到大哥,眼睛死死瞪着那个窗口一样的屏幕。警察说,不要怕,你哥还好,我们知道该怎样待他。

看见大哥的手势时他哗啦哭了,像突然而降的一场大雨,在隔间的审讯监控室嚎啕开了。他说,你们冤枉人了,他说他绝对没有,绝对没有,他说那天凌晨他看到一个人,他是尾随那个人时被李三枝抱住的。然后,他让警察重放大哥刚才的手势。他说,你们看,再往下看,大哥的手使劲地伸向裆里……李月季说,大哥说,如果是他,他情愿把裆里的东西割下来喂狗。

警察把监控录像关了,屋子里短暂的沉闷。他身边的警察说,你先回家,不要声张,我们也感到这个案件有疑问,我们一直在研究,你放心,我们正在找李三枝。李月季对警察说了他去煤矿的事,说李三枝前几天去过煤矿。他说,我求求你们,你们好好查查,不要因为我哥是个哑巴就冤他,就简单立案,我不是不相信你们,因为的确有被冤死的人。屋子里沉默着,这时候有人不满了,说,李月季,你怎么敢说就一定冤,怎么敢说我们办案简单了,我们怎么没去找李三枝?队长模样的人举手制止,拍了一下李月季,说,李月季你可以走了,不,我们派车把你送回去,我们会弄个水落石出的,不会轻易地下结论。他说,我想再看一次大哥。队长说,好!出了门,李月季想起应该给大哥买点什么,回过头求跟在身边的警察,警察说,不用,我们没让他受委屈,现在不能告诉你,这是办案的秘密,也是我们办案的一种方式。警察看看天,说,不早了,车送了你还要往回赶。

大哥是5天以后回来的。那天傍晚,李月季站在大门口,心里忐忑不安,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,每一次心忐忑时总会出现一些情况。先是一群鸟儿从头顶掠过,叽叽喳喳地在门口叫,然后落在一棵椿树上,椿树枝上残留的雪扑扑簌簌落了一地。院子里的羊忽然一起叫起来,冲破羊圈往大门口跑,沿街一路跑开,像在雪地里寻找食物却仰着头。二哥急慌慌地撵出来,短短的腿脚在雪地上跑,喊着羊,你们回来,喊着头羊的名字,跑了几步那些羊都站住了。一辆警车从大路上拐过来,李月季的心一下子稳了,羊不乱不叫了,愣愣地朝着警车。车门打开,大哥从车上下来,一个警察的手里拎着一床铺盖,李月季一眼认出来是他送过去的包裹。大哥站在羊中间,羊咩咩咩地叫,眼朝着大哥,朝大哥跑。大哥弯下腰一只一只地摸羊,抱起了一只小羊羔。

李月季接过包裹,警察说,真正的人犯已经归案,提供消息的是李三枝。

八

李月季又开始炒花生了,花生的香味又在瓦塘南街的夜色里弥漫,顺着小北风刮得满街都是香气。李月季看着这个家团圆了,一场虚惊,大哥又坐下来为他烧火,火舌儿时不时舔出来,在灶口打几个旋儿,又钻回灶洞。二哥做他的帮手,把花生递过来又递出去,在筛那些掺杂的沙子,花生哗哗啦啦地响。如果,如果,如果再有二嫂、三嫂在一旁说说话,帮帮忙就好了,那才是一幅更好的图景。三哥呢,三哥在他的屋子里裁着衣裳,在炒花生的间隙缝纫机的哒哒声传来。他现在才忽然明白,三哥的做法不是女人气,不是,三哥是在心里为这个家想,母亲年龄大了,这个家是需要个女人的,需要一个能缝缝补补、做家务的人,他不曾想到这个人会是三哥。对于这个家,三哥不动声色地和他里应外合。大哥回来的那天晚上又刮了半夜的风,后来风不刮了,下了一层雪。第二天早晨,他被大哥的“啊啊”声惊醒,二哥三哥都快速地起来,他们怕大哥再有意,是不是在里边受了惊吓,起来看到了什么呢?忽然,看到了李三枝在他们家的大门外跪着,很虔诚、惶恐不安的神色。李月季出来,二哥三哥都出来了。她头抵着雪地,说,我对不起你们,我是被那人恐吓,吓蒙了就搂住你们家老大,将错就错了。李月季,你让我来你们家当牛做马吧。

当牛做马?这句话,这突兀的场面把李月季吓着了。他看看大哥二哥三哥,意思是问他们什么意思。他们也迷惘着,再看大哥,大哥这几天更沉默了,他的眼他的神情都看得出来他不想说话。李三枝又进一步把话挑明,说,让我来侍候你大哥吧,月季,你做个主。

月季看看大哥二哥三哥。李三枝是真心话吗?李月季看看三哥,三哥目光瞅着大哥。后来,李月季把李三枝搀起来,说,先回去吧,我们知道你不容易,每年都去矿上哭,去找矿长。你先回吧,我们合计合计,你也不要冲动,你已经冲动过一次,不能再冲动了。

李三枝又往地上跪,膝下的雪溅起来。

雪地上一个单薄的身影。

大哥是次年春天走的。

那天清早起来,李月季觉得这世界如此渺茫。天还蓝着,云还走着,鸟还叫着,满天的柳絮儿飘着,树绿了,草青了,一个温暖的世界又回来了。李月季心里极度的空虚,乱得很,糟得很,慌慌乱乱的,心里头像挡着一层雾,塞着一团杂草,扯不清的头绪。一睁眼,慌慌张张地往外跑,奔出大门,当看见飘在街上的纸幡、贴在门上的裱纸时,才倏然醒过来,大哥走了!大哥在早晨的喊声,那直直的嗓子没了。他匆忙的脚步突然停住,对自己说,大哥没了,是彻底地走了,回不来了。

心里原来缺少的是那个叫大哥的人啊。

过年时,全家人发现大哥病了。大哥是突然晕倒的,一家人把大哥抬到医院,谁也没想到大哥会得那种严重的病。医生说,别让他干活了,让他好好地休息,时间不会太长了。大哥听不见,木然地看着医生,看着月季、月水、老三,还有说几句话就会喘上一阵的姐姐。大哥被强行送进医院。大哥不住,他一直摇头。别说住院,大哥平时药都是很少吃的,一个人谁知道说病就这么厉害,厉害得猝不及防。李月季又一次停掉了花生挑子,天天坐在大哥的床边。一天

午后,李月季窝在大哥的床头恹恹欲睡,门推开了,是李三枝。李三枝的手里拎满了东西,左右手都是。她轻轻地叫一声,李月季,你帮我一下。

李三枝把东西交给李月季,都是新鲜水果:苹果、橘子、桃子、香蕉,还有各种点心。李三枝说,李月季一定让你哥尝一尝。李三枝离开时对李月季说,我本来想侍候你大哥几天的,但看你大哥睁开眼又闭上不想看我,我就走了。下了两级楼梯,李三枝扭过头,说,李月季,我又去哭了,不哭我心里不好受。我就坐在那煤矸山上哭了三天,哭完了去找矿长,矿长答应把我留下了,让我在矿上帮伙。李月季,我可能以后很少回瓦塘南街了。又下了两级,李三枝喊住正要扭身的李月季,说,李月季,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给你说,我在梦里其实真的有过你大哥,他天天在我眼皮底下,我都喜欢上他了,这么多年我天天都听他在早上喊,一天不听就感觉缺少点啥。月季,女人的心你可能不懂。她低下头,说,李月季,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,如果,如果我不再回来,我的那个房子给你们。李月季摇摇头。李三枝说,你不要摇头,你们一定要答应我。她松开栏杆。到时候我会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给你,李月季,就这样定了。

大哥在医院勉强住了半个月回来了。他还坚持每天赶着羊去河滩。有一天,大哥就坐在一棵绽着新芽儿的柳树下,走了,目光望着河水,望着对岸。是一只头羊还有跟在头羊后头跑的羊羔回家送的信儿,它们对着刚放下挑子的李月季撕心裂肺地叫,咩……咩……李月季疯狂地往河滩跑,身后是咩咩叫的老羊和羊羔儿……

九

李月季差不多把那一副担子丢了。

不是不干,是炒花生的生意一下子好起来。既然好起来,那卖花生的挑子就供不应求,那小秤盘儿有点应接不暇,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脚步显得慢了,都让人等得心急了。不是他挑担子的问题,是好多好多的地方都在进他的花生。一个春天的早晨,李月季依然挑着担子去赶城堡的集。城堡是一个镇,当然要比牛塘、瓦塘、槐塘的集热闹。城堡的集李月季是经常来的。这一天,他挑了比平常多了一些分量的花生,筐里冒尖,在筐的两边吊了两个小袋子,风一吹,小袋子在筐边打着秋千,干透的花生呼啦呼啦地响,太阳在头顶慢慢地更明媚起来。李月季在跨过一个十字路口又进入第二个十字路口时,被截住了。

截住他的是一个女人。

喂——

李月季径直朝前走着。

喂——

李月季把头扭过来。

女人说,我是喊你,李月季,我就是喊你,我一直在等你,李花生。

李月季说,你有事啊?

喊他的女人小小巧巧,手指很长,小嘴上自然地绷着笑,把整个脸都带笑起来。她又“扑哧”笑出声,笑李月季的窘相——两个筐失去了重心打着摇晃,听见干燥的花生在筐里哗啦啦像青石上的流水。他这样子,配上高大的身材,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点较真,有些青涩。其